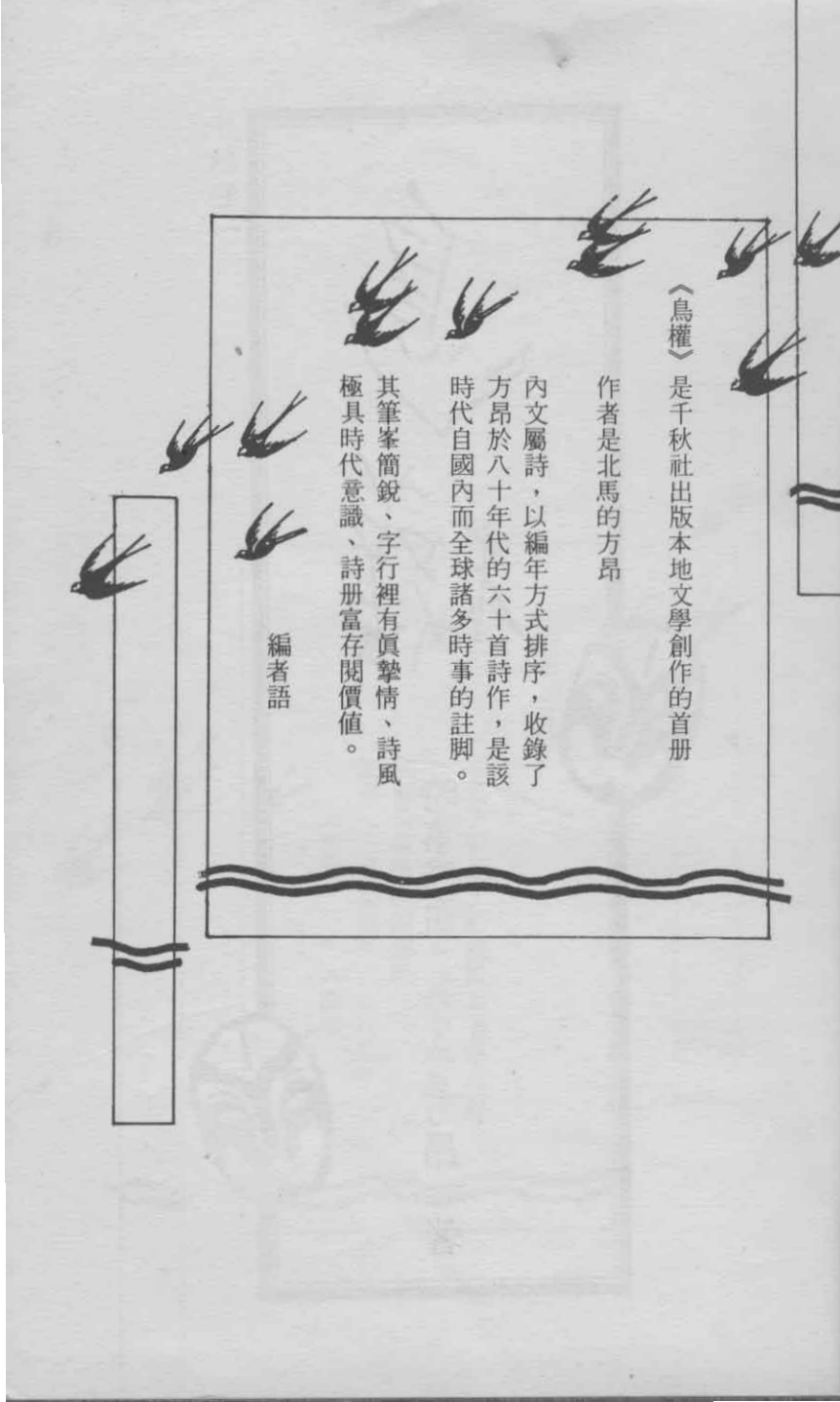




鳥 耀

方昂 著
時事詩冊



《鳥權》是千秋社出版本地文學創作的首冊

作者是北馬的方昂

內文屬詩，以編年方式排序，收錄了方昂於八十年代的六十首詩作，是該時代自國內而全球諸多時事的註腳。

其筆峯簡銳、字行裡有真摯情、詩風極具時代意識、詩冊富存閱價值。

編者語

千秋卷一

鳥
權

時事詩冊

方昂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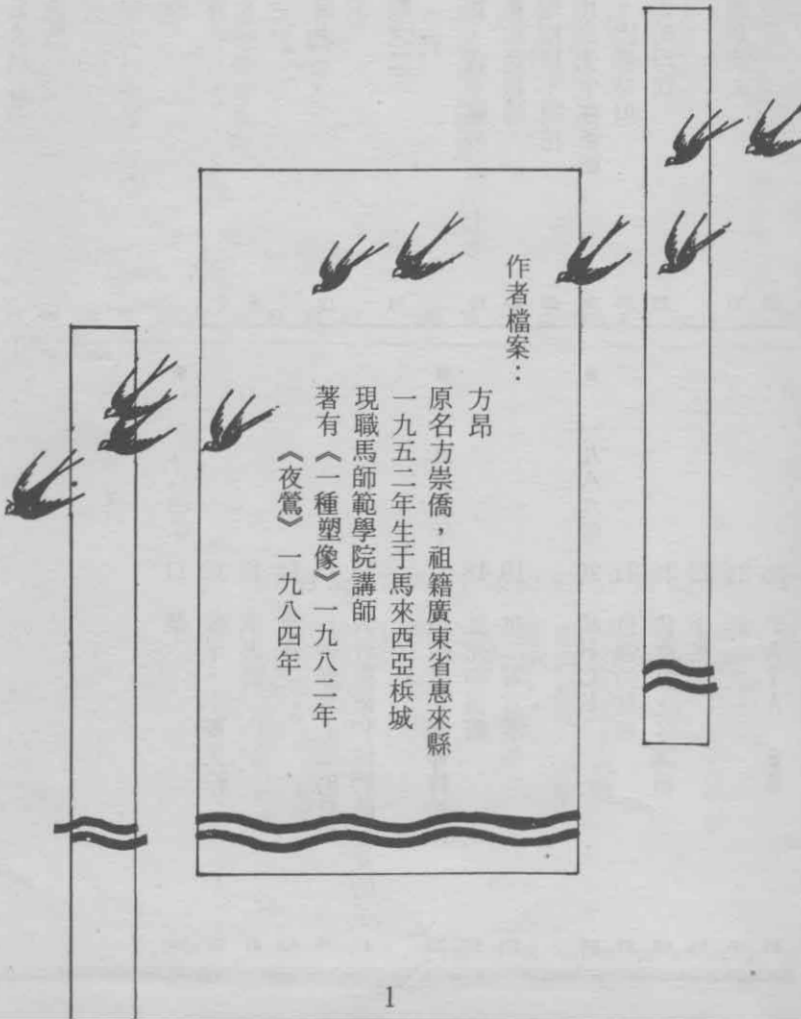


出版資料

- 千秋卷一 鳥 權 時事詩冊
- 作 者 方 昂
HWONG CHONG KHEOW
394-L, Taman Cantik,
11500 Air It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 出版發行 千秋事業社
TIMES CREATIVE
27-B, Jalan Khoo Teik Ee,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題 字 方北方
- 設 計 謝喜娥
- 編 輯 傅興漢
- 印 刷 PERCETAKAN SRI NAKHODA
SDN. BHD.
77, Jalan 17, Desa Jaya Kepong,
52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出版日期 1990年4月15日 初版壹仟冊
- 初版定價 馬幣伍元正 MR5.00
-

千秋

時事詩冊・鳥權——方昂——千秋卷一・千秋事業社



作者檔案：

方昂

原名方崇僑，祖籍廣東省惠來縣
一九五二年生于馬來西亞檳城
現職馬師範學院講師
著有《一種塑像》一九八二年
《夜鶯》一九八四年

目錄

●	一九八三年	9	安德羅波夫 阿奎諾	32
●	一九八二年	3	因爲，我不屬於這片土地	16
		4	報紙如是報導	20
		5	此地榴槤不開花	22
		6	乘比京先生在祈禱	24
		7	啊，巴勒斯坦	26
		8	越南的母親	28
●	一九八一年	2	閱報之二	14
●	一九八〇年	1	閱報之一	12
四	詩文			
三	序詩			
二	代序			
一	作者			
			方昂簡介	1
			父親代序	4
			給父親	8
●	一九八四年	11	祭	36
		12	孩子，不要哭泣	38
		13	墳表格	41
		14	無題之一	43
		15	一個數理老師的自白	48
		16	我最喜歡和他們做生意的了	47
●	一九八五年	17	飢餓是不能等待的	50
		18	猛虎和薔薇	52
		19	在二零零零年	53
●	一九八六年	20	給HCK	56
		21	自強的父親	57
		22	自從當上了議員	58
		23	季候鳥	59
		24	觀音之一	60
		25	PATA, 86	61

● 一九八七年

- 26 那年
27 佐藤先生門前一株街燈的話
28 無題之二
29 在這個時代

- 30 板城光火
31 看星星
32 噴水池
33 投江
34 吉隆坡導遊的話
35 二重奏

● 一九八八年

- 36 鳥權
37 歌手與詩人
38 讀秋瑾
39 某星球的博物院
40 鼓
41 無髮
42 一個法科教授的自白
43 人民
44 抽象畫
45 看RAMBO

91 90 89 88 87 86 85 84 83 82 80 78 73 72 71 70 68 67 65 63

● 一九八九年

- 46 皮膚
47 四腳獸的話
48 危地馬拉農夫的臉
49 三角洲印象
50 土地
51 一切與稀土無關
52 繼續造愛(淨版)
53 觀音之二
54 粽子
55 民主
56 尋人啓事
57 寫詩
58 地球的禿頭症
59 史大林的地下音樂廳
60 一個醫生對從政者的忠告

114 113 111 109 108 107 106 105 104 101 100 98 97 96 95 94

五 後記
六 出版資料

父親的序

方北

我由於深受父親感成作家的精神所感染，
從少年開始，就喜歡讀書和寫作。如今可算是
上了年紀，筆還不想放下；可表現的能力，在
保守而傳統的觀念中，已是固定的了。
方昂是我的孩子，從小看我早晚伏案，披
筆埋首思維，他目濡耳染，也產生了寫作的興
趣。我認為他是讀理科的料子，他却偏要讀文
科。相與，他畢竟讀中文系不能滿足自己的學
習；以爲讀理科也一樣可以進修中文，才入馬

大去後他的理科；獲得理學士榮譽學位後，就開始走他認為一定要走的路子，從事寫作。影響而開始自己的興趣。

二、

7 學無先決，達者過師。1 我絕對接受也

鍾青步。如今，方昂在文字的措理和表現上是我

好得多，可對現實的認識與社會的經驗，還比我

我差四十年，所以對文字所表現的內容

，我不會完全認同。當然，那些深具高度意義

的內容，以及表現那內容的形式的篇章，我承

認是我所寫不來的。

他				下	房		的	具	有	英	如	
今				写	事		精	有	考	岸	环	
反	我			作	，	诸	神	如	像	、	爆	他
所	很			，	，	如	。	我	·	谢	章	这
够	高			甚	精	最		一	还	川	、	一
写	兴	三、		至	神	近		样	有	咸	陈	方
得	方			还	几	屋		：	一	、	应	面
更	昂			整	乎	价		决	而	许	德	的
好	的			理	被	狂		定	，	友	、	成
一	诗			诗	稿	涨		完	就	游	温	熟
点	集			集	到	，		成	是	、	任	，
	亦			亦	分	他		的	他	诸	平	我
	版			版	裂	为		工	坚	君	、	认
	，			·	，	了		作	持	子	游	为
	不			也	可	曾		，	创	的	川	他
	过			许	他	款		一	作	系	、	而
	，			这	还	买		定	的	诗	传	之
	我			是	是	屋		要	毅	切	承	友
	希			方	不	的		完	力	磋	德	、
	望			家	放	了		成	，	大	、	诸

怎么样才算好？
不只是反映整体社会的状况，民生问题，也要表达给读者一把你的社会工手，就明白你虽然不是在说教，却也看得出来你是在说什么话的。文字。

如是，自然必须加强同情理解的修养；参加社会工作，关心别人的痛苦，完善自己的人生的经验。这样写下来的作品，尽管别人给怎样的批评，还是心安理得的。是盗序！

方九十一、三廿四。

給父親

——兼致馬華前輩作家

方昂

從早晨到正午，從正午到黃昏（註一）
把挺拔的腰幹寫得佝僂了
把綠鬢的墨黑寫得枯乾了
一支筆曾雕刻多少個字
一盞燈曾燃燒多少匹夜
一顆心曾起伏多少浪潮

「寫作，唉！」他感慨地——

日以繼夜他俯案，奮筆，疾書

與時間競走，一匹渾忘疲倦的馬（註二）
斑斑駁駁的蹄印曾踢踏多少風塵？

是否已把名字寫進文學史？

我只知道他用血與汗

灌溉了荒蕪的，無數的田畝

一方一方的土地，每一寸都記載着

他對生命

！ 刻 骨 的 愛 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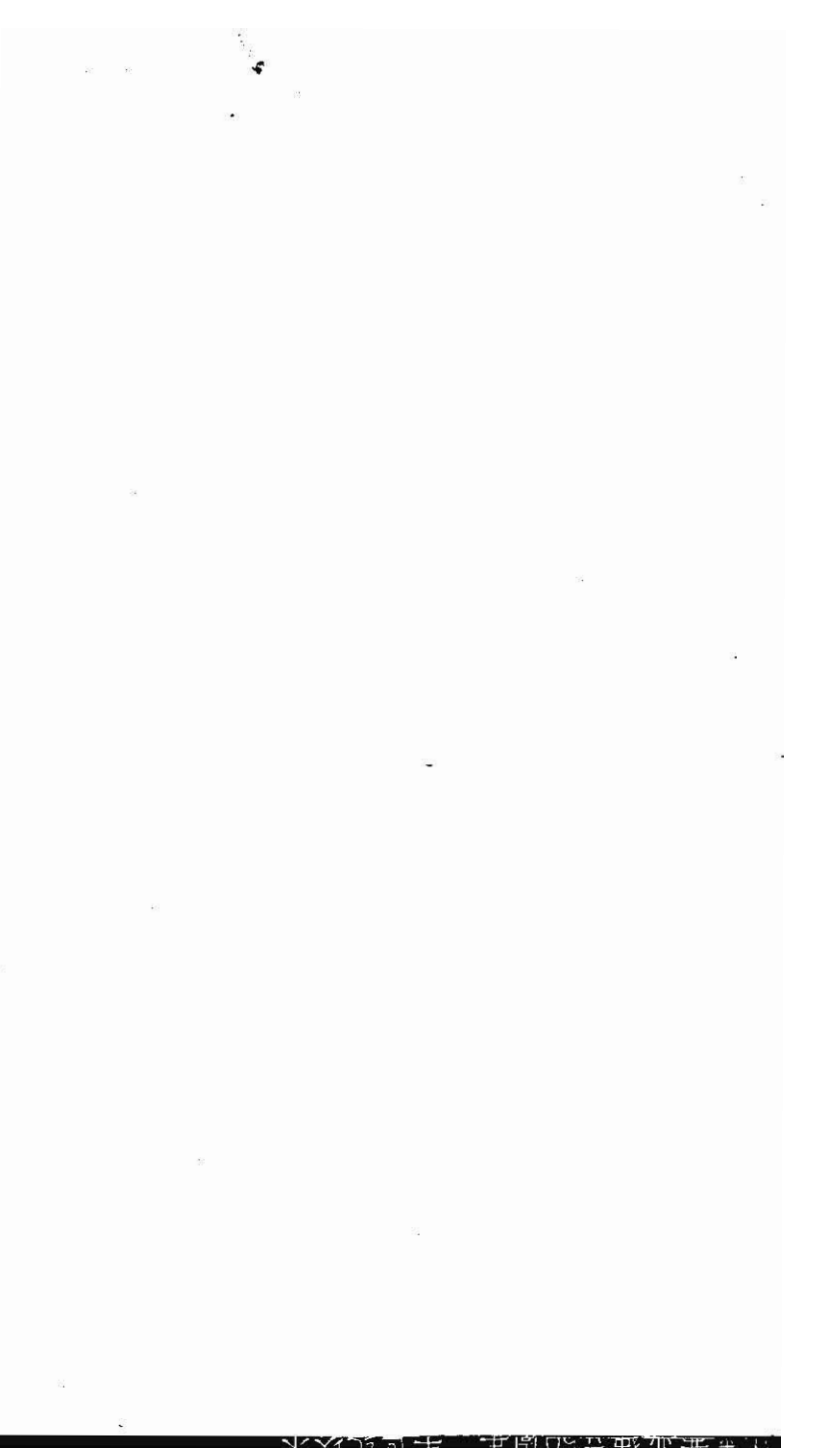
註一：父親著有《風雲三部曲》，即《遲亮的

早晨》，《利那的正午》，《幻滅的黃

昏》。

註二：父親肖馬

一九八四年



把快燒到指尖的一點猩紅狠狠地捻息
他的冷笑猝地

跌

碎

閱報之一

——讀溫任平先生報上言論：本國華族知識份子怯於自我解剖，不敢言實。心中悚然，寫此詩

他開始讀時嘴角勾着一個

冷笑

噴着一個又一個不屑的煙圈

呸！又是這瘟小子！

然後他細眯起眼

換一個坐的姿態

嚥下一口帶尼古丁苦澀的口水

把快燒到指尖的一點猩紅狠狠地

捻熄，他的冷笑猝地

跌

碎

一九八〇・三・十九

可不是愈跳愈弱了
啊，我的心……

閱報之三

——三月二十六日報載蒲種土崩十
九人罹難。

這就是今天的頭條新聞嗎
湊不全一個下注的

號碼這 19 條生命與我何干

哦，這是他們的父母妻兒

哦，這是倒霉的礦主

唉，天底下盡是這些不新鮮的事！

——股票市場好轉了！

蘇菲亞羅蘭侄兒的女友結婚了

老邁的印度工人強姦親生女兒了

Dr. X 宣稱心臟病是現代人的

首號殺手——

可不是心跳愈弱了

啊，我的心……

一九八一·三·廿六

擦亮槍殼的是我溫柔的愛
埋伏槍膛內的是我火熱的恨

因爲，我不 屬於這片土地？



是第幾次了？是第幾次淑芳小小的

手牽着我流冷汗的手離開

巍巍的大廈離開

很忙很不耐煩的官員

「幾時我們才有自己的屋子？」

淑芳仰頭看我青蒼的下巴我仰頭

看陰霾的蒼天

「也許啊也許」我小聲地喟嘆

彷彿怕大廈里頭的人聽到我的喟歎

「也許當那邊的人記起我們的時候……」

我的慾望如今，不曾高過

頂上庇蔭我的屋瓦

從十五千到四萬五千

從四萬五千到十萬五千

遮風蔽雨的屋瓦離我愈高

愈遠愈仰不可及

他們說沒有屋子的人有福了
他們說高樓大廈要破地衝天起了
收入低的人有福了
家庭大的人有福了
天下的寒士盡歡顏了！

天下的寒士盡歡顏了？
當愛情的結晶呱呱墜地
淑芳小小，小小的淑芳
跟我們流徙七年的淑芳，
七年流徙七個不同顏臉的天窗
小小的淑芳七年問同樣的問題——
幾時，我才能種一株生下根的牽牛花？
七年我們頭上沒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屋瓦
七年我們在巍巍的大廈見過
七個不同顏臉的官員
不同的官員說一模一樣的話
「土地稀少人口衆多
人口衆多房屋稀少
你必須慢慢地等慢慢地等！」

曾經我的希望紛紛如雨後春筍的組屋
無家的窮人有優先權的所謂廉價組屋
大家來抽籤啊他們說，大家公平的抽籤
一抽我的籤抽了長長的七年

兀那月入一千姓黃的把他抽到的租出他
每月額外收入三百元

兀那月入九百姓李的把他抽到的頂出他
淨賺一萬五千元

我却必須慢慢地等慢慢地等！

從這間非法木屋等到另一間非法木屋

唧尾的拆遷大隊從這間木屋拆到另一間木屋

他們說政府會好好地安頓你們

他們說市容及旅遊業必須受照顧

被安頓的是旅客被照顧的是高樓大廈

我們却在發展商的櫃檯下在法律的

鐵腕下照顧自己！

慢慢地等等到一個兩個三個

四個！第四個我們的孩子出世

長大，戲耍，讀書，吵架，睡覺

在月租一百三十，十尺乘八尺的空間里

夜晚當妻和我的喘息重重的互相愛撫

孩子無邪的鼾聲天真地起伏

十尺乘八尺的空間父母兒女的喘息鼾聲一齊起伏……

也許這片土地沒有多餘的房屋

也許多餘的房屋他們都要去了

他們的別墅他們的吃風樓

空蕩蕩的只住着山風及海風

爲何啊爲何，淑芳輕輕地問

頭連着腳腳連着頭我們那麼樣的擠着？

我不懂得回答我不能回答我沒有資格

回答

因爲一片屋瓦我也沒有

因爲我是沒有屋子的人

因爲呵我們不屬於這片土地？

報紙如是報導

據說莫斯科是唇舌所能拚讀

最動聽的音符

據說西伯利亞是四季如春的花圃

據說高加索人是最快樂的民族

據說秘密警察最獲人民的愛戴

據說克姆林宮的主人走路小心翼翼

怕踩着螞蟻

報紙如是報導

蘇聯的報紙如是報導

據說里根（註）中選純靠風趣的談話及英俊的臉孔

據說在芝加哥每五分鐘就有個黑人仆倒血泊中

據說倫敦大橋已賤價賣給阿拉伯人作古董

據說在巴黎處女已經是個歷史名詞

據說罌粟花開在每個丹麥青年的臂膀上

報紙如是報導

蘇聯的報紙如是報導

據說斯瓦妥夫斯克布生化武器工廠洩出炭疽病菌
據說莫斯科地下鐵失事喪生乘客數以百計
據說列寧格勒軍機相撞機上七十位將領摔死
據說烏蘭巴托市民大排長龍購買牛奶與大麥
據說以上都是西方記者散佈的謠言

報紙如是報導

所有蘇聯的報紙都如是報導……

註：里根 (Reagan) 前美國總統。

一九八二・五・十四

此地榴槤不開花

——東埔寨波博當政時，曾大量屠殺醫生、教師等知識份子，屍體埋樹下，因肥料過濃，致榴槤樹皆枯死。



曾經諦聽高棉微弱的脉博曾經刀除高棉潰爛的傷口
執聽簡操手術刀一個年青的醫生
那晚被帶離他的家在夜黑風高在
妻子顫慄的淚光在兒子無辜的咿唔聲里

據說在風蕭蕭的榴槤果園里

不肯熟讀馬克思一百五十年青的高棉人

反縛着手黑巾蒙着頭

挺着槍托壓不歪的背脊

他們昂首兀立，一如佇候星光的守夜人

波博的軍官摸着胡渣虬橫的下巴

他環視幢幢的黑影他冷冷地笑

他高高舉起

他的右手猝然揮下

榴槤果園從此一片荒涼

許多壓低的聲音悄悄地耳語
埋着太多的丹心

伏着太濃的赤血

騰騰的殺氣

即使果王它也承受不起

纍纍樹下的不是果熟蒂落的榴槤

纍纍暴露樹下的是一百五十多毗牙裂齒

怒視蒼天的

骷髏！

一九八二·六·五

乘以京先生在新禱

——報載一圖片：許多黎巴嫩人從以色列軍隊圍困的西貝魯特逃往東貝魯特，逃難小孩竟在道路石板上睡着。有感而作。

你喃喃地數着

一隻坦克，兩隻坦克，三隻坦克，

你喃喃地數着

一隻坦克，兩隻坦克，三隻坦克……

母親暖暖的臂彎，街道冷冷的石板
兒歌低低的催眠，子彈尖尖的呼嘯
一隻坦克，兩隻坦克，三隻坦克

一條吞吐的火蛇追逼你

它翻成熊熊的夢魔

撲向你撲向你——

你遽然醒來，死亡狼籍在四周

黑布覆蓋淌着血，睜着問號的眼珠子

受傷的街道痛苦地扭曲、呻吟

臉容龜裂如土地的黎巴嫩人

默默地走過冷冷監視的槍口……

在西貝魯特的家園，你的祖先
建築的溫暖與歡笑

在火焰中絕望地倒下倒下

炮火把西貝魯特踢翻，舉起又摔落

它貪婪地舐食這受詛咒的城市

它搜索死也要嗅泥香的

黎巴嫩人

西貝魯特啊你這受詛咒的城市

而他們啊是上帝選擇的子民

他們背負十字架，所以他們不得不把

鐵蒺藜圍進你家的庭院

他們爲了生存，所以他們被迫射殺西貝魯特

逃吧，黎巴嫩的孩子

乘他們在冷卻燒得發燙的鎗膛

乘比京（註）先生在低頭祈禱……

註：比京（Begin）乃已故以色列總理。

啊，巴勒斯坦！

——報載一圖片：

一巴勒斯坦婦女高舉三八四七型自動步槍爲其戰士丈夫跳舞和歌唱，圍觀巴勒斯坦人臉露戰斗表情，有感而作。



讓我爲你跳一支舞

讓我雙手高舉 你 燒燙的槍，爲你

跳一支舞，啊，我的夫君

莫怪我的舞步踉蹌，我的臉

扭曲着痛苦，這是最後一次

夫君，我爲你唱一首歌

讓我雙手緊擁 你 受傷的戰袍，爲你

唱一首歌，啊，我的夫君

我的聲音嘶啞，我怎麼

唱也不能把歌唱完

啊夫君，請你用熱情的眼光

吻我，最後一次

就如你吻別這多難的土地，

我沒有纏綿的相思送你我只把這槍交付與你

擦亮槍壳的是我溫柔的愛
埋伏槍膛內的是我火熱的恨
你要把槍掛在肩上，握在手里
睡也好，醒也好，生也好，死也好，也要把
槍口對準敵人

是誰用坦克蹂躪我們的田地
是誰用炮火洗禮我們的孩子
是誰用刺刀截斷我們的臍帶
夫君啊你都要緊緊地記住
淚是什麼味道，血是什麼顏色
容許我把我的奉獻啊，巴勒斯坦，
高高地舉起

我混身不自禁的顫抖，我是如此激動地歌且舞
我把這支AK四七型步槍
我把我的丈夫獻給你！

越南的母親

——1966年普立茲新聞照片首獎爲

Kyoichi Sawada 所攝美軍

空襲 Qui Nhon (基隆)，一

越南母親攜家小渡河逃難照片

。筆者揣想 Kyoichi Sawada

目睹該情景心情，有感而作。



不，不要回頭望，越南的母親

回頭，你就被天譴如上帝

譴罰羅士（註）的妻

基隆已被天譴

基隆已被美國人火祭給他們的上帝！

水深的是滔滔的湄公河

火熱的是熊熊的美人炸彈

越南的母親啊

逃得過這一切

逃不逃得過下一劫

逃得過河伯的吞噬

逃不逃得過天降的火蝗？

不要回頭，越南的母親

死亡在追躡你們

它用迫擊炮擊破你的家園

用燒夷彈夷平你的田地

用毒氣毒殺你的弟兄

點燃了整條湄公河，它驅一條

啊越南的母親

披頭散髮你的大女兒

欲哭無淚你的小女孩

襁褓襁褓 你的小兒子

怔怔望着前方，你的大男孩

他眼中有這麼多的問號：

是誰使他父親拋下鋤頭

拋下他的家人？

是誰使火燒掉他的家鄉

燒掉他的童年？

是誰使越南人殺越南人

殺害自己的家人？

是誰決定一些越南人生

一些越南人死？

逃吧！越南的母親

這生命的河流洶湧地捲來

捲去無數越南的游者

如今它撲向你，撲向你！

啊越南的母親！

你要緊擁懷中你越南的孩子

你要堅持胸中一口氣

你要全身登上彼岸

你要用你淋漓的

苦難，給湄公河作

血紅的見證！

註：舊約聖經羅士（Lot）偕妻逃離天譴

罪惡之城 Sodom，羅妻不遵天使所囑
回首望 Sodom，被罰成石頭。

一九八二·十一·廿五

他說秘密警察只抓偷吃麥的雀
蘇聯坦克只犁阿富汗的田
蘇聯剝刀只割柬埔寨的稻

安德羅波夫

——前蘇共主席安德羅波夫給美國女孩莎曼達寫信說：「……在我們美麗的國土，沒有人想戰爭，我們要為全球人類，為你——莎曼達帶來和平……」

安德羅波夫真是個可愛的小老頭

他的眼光透着一種慈和與安祥

從特定的角度仔細地端詳

他的鼻翼溫柔得像一隻鴿

就如他對莎曼達的溫柔一般

在他把信交給塔斯社（註）之前

你不能不承認他對莎曼達的真誠

他說秘密警察只抓偷吃麥的雀

蘇聯坦克只犁阿富汗的田

蘇聯刺刀只割柬埔寨的稻

雖則他忘了告訴莎曼達

寫完了信，他就忙着煽旺鄰居籬笆的火

他也忘了告訴莎曼達

在克里姆林宮的晚宴里

他飲的是阿富汗人的血

啃的是柬埔寨人的骨

註：塔斯社乃蘇聯國家通訊社。

阿奎諾

——1983年流亡美國的五十歲菲律賓反對黨領袖阿奎諾從美國返菲，在馬尼拉機場由三名士兵護送步出飛機，旋即被一子彈擊斃。

五十年來他維護菲律賓的鮮血
五十年後他倒在菲律賓的鮮血里……

那顆子彈從他左耳下端入從他下巴出
準確如貝爾將軍（註一）的預言
就此射殺了偏向虎山行的阿奎諾！
這事情並不美麗，塔塔德（註二）因此用美麗的國旗
覆蓋他，覆蓋他傷口底下愈來愈大的
聲音

曾經是最年輕的市長最年輕的參議員
最敢言敢怒，最不畏虎
要捋虎鬚，他要用筆桿
不用槍桿，他要寫菲律賓的歷史

翩翩的白衣，令菲律賓坐立不安的白衣
軍事法庭要禁錮他
行刑隊要處決他
心臟病覬覦他

他却奇蹟一般地屹立地球上
執意要說八年的監禁禁不住
他要說的一句話——

阿奎諾！

於是他把血濺紅菲律賓

他身上穿着馬可斯（註三）不喜歡的那套白襯衫

他臉上有血迹他頭上有傷痕

他的屍體沒化裝他的母親不讓菲律賓化裝他

「讓全世界看看他們怎樣對待我的孩子！」

讓全世界看看，他們怎樣射殺

阿奎諾！

註一：菲武裝部隊司令官貝爾曾警告阿奎諾有人要刺殺他。

註二：前馬可斯親密助手。

註三：前菲律賓總統。

不需註明馬來人，支那人或印度人
端端正正地，我只寫下：

馬來西亞人！

祭

——伊朗與伊拉克交戰三年半，雙方士兵死傷無數。伊朗因建世界最大墳場，有感而作。

德黑蘭以南有一股永不枯竭的噴泉
泉水噴成烈士血色的鮮紅

血的鮮紅他們說是幸福的鮮紅

不向我致哀，因此他們向我道喜（註一）

據說撲火的飛蛾撲向伊拉克的炮火

據說伊拉克用炮彈伊朗用肉體

據說十萬伊朗人出擊，只三百名生還

據說戰亡者被丟棄，重傷者被遺棄

十二歲的歌班尼就躺在十四歲的哈密德旁邊

昨日愛笑的伊朗少年今天僵仆的無名屍體

彈痕纍纍的肌膚每一寸都哭過我的淚

成人玩的遊戲，犧牲的未成年我的孩子

據說孩子的名字將流誦在星空（註二）

據說孩子是伊朗的英雄是回教的烈士

據說孩子葬的是世界第一大墳墓

據說二萬五千個英魂葬於此，孩子不會寂寞

而古拉姆沙赫在召喚格曼斯在召喚柯梅尼在召喚（註三）
召喚我最小的兒子穿上哥哥遺下的血衣與血帽
戰場成爲他的遊戲場監牢成爲他的新課堂
伊朗啊，我的孩子都獻給了你……

註一：伊朗當局指示居民向孩子陣亡
的母親道喜。

註二：伊朗學生上前綫作戰，頸上皆掛
金屬名牌，據說是通往天堂門匙。

註三：古拉姆沙赫及格曼斯乃兩伊戰事
慘烈的前線。

一九八四・三・廿八

孩子，不要哭泣

——報載一圖片：

一巴勒斯坦女孩手扶死去親人
照片哀泣。一九八二年九月基
督長槍會在以色列軍隊開入
貝魯特後，侵入巴勒斯坦
CHABRA 及 SHATILA
難民營展開大屠殺，女孩親人
爲殉難者之一。



不要哭泣，孩子，不要哭泣

要哭就輕輕，輕輕地哭泣

不要打擾別人家庭的安寧

他們的孩子睡得正濃，你不要大聲地哭泣
他們的孩子玩得正酣，你不要傷心地哭泣

不要哭泣，孩子，不要哭泣

要哭就輕輕，輕輕地哭泣

不要破壞大家耳根的清靜

麥克傑遜的嘶喊比你的哭聲好聽

吃角子機的轟隆比你的哭聲動聽

不要哭泣，孩子，不要哭泣

要哭就輕輕，輕輕地哭泣

不要激怒那個叫沙米爾的大鬍子（註）

惹得他生氣一頓腳

明天坦克又來叩敲你的門

不要哭泣，孩子，不要哭泣

要哭就輕輕，輕輕地哭泣

不要打斷開會的大人先生們

他們在研究，怎樣使你，和你的親人相信

更多像你叔叔的人死了，和平就來了

不要哭泣，孩子，不要哭泣
要哭就輕輕，輕輕地哭泣
不要吵醒地下你叔叔的靈魂
一條不願合上眼的靈魂
輕輕一動，他就翻身跳起

不要哭泣，孩子，不要哭泣
要哭去曠野，去廢墟裡哭泣
哭給風聽，哭給屍骨聽
不要哭給人聽

不要哭泣，孩子，不要哭泣
要哭，輕輕輕輕地哭泣

註：沙米爾乃前以色列總理。

填表格

每一次填表格，我都得寫我，支那人！

不知道這些是不是英國人遺留下來的表格？

那時，米字旗擱响我們的藍空

馬來人不是，華人不是，印度人不是

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還在胚胎裡

馬來亞是個悄悄耳語的名字

馬來人是蘇丹管的

華人是唐山來的

印度人遲早要回次大陸

英國人作主子，輕輕鬆易作了八十二年

我們的國旗如今，屹立在國土
憲法說：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
領袖說：我們不分種族與膚色
在甘榜，在城市與膠園
在沒有人提醒我們的地方
許多人幾乎忘了，他是
馬來人，華人，還是印度人

不知道，甚麼時候

我才能填馬來西亞人印的表格
不需註明馬來人，支那人或印度人

端端正正地，我只寫下：

馬來西亞人！

無題 之一

街上的×××銀行，近來
很少看到馬來同胞了！

蹲踞在十字路口，單層灰色的建築物

它與我們的國家一樣的年齡

我們叫他都端哈山那個老是笑謎謎的經理
我們叫他老李那個沾口水數鈔票飛快的書記
我們叫他英灰姆都那個老愛開玩笑的司閹

三十年，他們在×××銀行服務了三十年
每天準十點開門，準三點關門

九點半開始，腳車、摩多、汽車塞滿路口
種稻的阿里，開雜貨店的老張，割膠的三米
還有書記胡先，老師方剛，售貨員巴馬

來這兒儲錢，支錢，滙錢，借錢
口袋有二十元的和口袋有二千元的
平起平坐，打招呼寒暄

誰的店新開張了？誰的膠園翻種了？
誰的兒子娶媳婦了？誰的孩子進大學了？
大家交換最新的消息和最老的交情
不分膚色不分地位，這兒大家都是
都端哈山他老的老主顧

×××銀行，大家的銀行
近來很少看到馬來同胞了！

聽說在市中心，一間新的銀行屹立起來
聽說有三層樓它是本鎮最高最大的建築物
鑲花的大鐵門據說它有兩個警察駐守
晶亮的地面據說它鋪着名貴的意大利理石
它不只有兩個，它有四個、六個、八個
櫃台，每個都有位美麗大方的服務員
它里面漾着輕輕柔柔的輕音樂
還有沁沁涼涼的沁冷氣

據說在里頭人們輕聲細語不吵吵鬧鬧
據說資助真正的窮人是這間銀行的宗旨
許多馬來同胞，聽說，都轉去這間××銀行了

×××銀行，大家的銀行

每天準十點開門準三點關門

每天成千上百的顧客進進出出

哈山還是臉上笑謎謎

老李還是沾口水數鈔票

姆都還是老愛開玩笑

提起那間新銀行，他們異口同聲說

那當然是間了不起的銀行！

可是，

每一次經過市中心，這間新銀行

赫赫斗大它的名字就不客氣的提醒我

你，非土著！

一個數理老師的自白

二加二等於四我想我懂得
光的傳遞有兩種學說我也懂得
天空爲甚麼是藍色我想我也是懂得
凡是數學與物理，只要是課本上的
我想我是懂得，並樂意爲你們解釋



勤勞加誠實爲甚麼不等於成功我不懂得
升學的資格爲甚麼有兩種標準我也不懂得
身份証的藍色爲甚麼不保証公民的權利我也是不懂得
啊學生，課本以外的問題不要問我
如今，爲人師表，只授業不傳道了……

我最喜歡和 他們做生意的了

「他們，唉，他們最喜歡賒賬的了，」
大腹便便的老板抄起秤和錘
「到月尾結賬又愛拖欠三四天
我開店是養自己還是養他們！」
老板憤憤地在櫃台上擂一拳

「不過他們那種人憨憨直直的
買東西爽爽快快快不嫌七來八
說是遲米他不懷疑摻了碎米
說是優待他不知道是過期貨
我玩錘頭他從不懂得秤斤兩，」
我駭然地望着他，老板得意地望着我

「當然對自己人我一向多照顧，」
老板親熱地拍拍我的肩和手

「你要一斤六我秤給你一斤六

老板擲重地把一斤六塞給我

「碰到他們嘿嘿我可不客氣了」

老板正義的唾沫噴在我臉上

「我最喜歡和他們做生意的了！」

他的笑聲爆開在陰黯的雜貨店裡……

先生，饑餓是不能等待的啊！

飢餓是不能等待的



我是不懂得尊嚴的，先生
我只懂得飢餓，先生

而飢餓是不能等待的，先生

所以我不得不吮吸這牛它的生殖器

——生殖器是猥褻和骯髒的嗎？

生殖器不是生命的泉源嗎？

——我將氣吹進牛它的生殖器，先生

受到刺激，牛乳就源源流出來

甜美的牛乳喲，先生

治我飢餓，給我生命的牛乳喲！

我等不及您睡了午覺醒過來，先生
等不及您開會討論投票複決開會
等不及您決定在種稻和牧牛的土地建工廠

工廠生產鋼鐵賺取外匯

外匯購買白米和牛乳

我怕我等不及了，先生

飢餓時我聽不到先生鄭重的諾言

我感不到先生高貴的胸懷

我看不到先生慈祥的眼光

飢餓時我只聽到腹內的雷鳴

我只感到腸內的胃酸

我只看到啊，牛的生殖器

先生，飢餓是不能等待的啊。

猛虎和薔薇

……如果他們在國外犯罪，
即使危害到我國的利益，我
們的法律也無能繩之以法。

——總檢察長

聽說猛虎是果園的守護者
弱小甚至如松鼠牠也不放過
落在牠的掌心，松鼠只有
被殘殺或支解的命運
雖然松鼠只瞥了果子一眼

聽說薔薇是富貴人家的籬笆
它偶爾輕觸主人不小心的手
嬌弱地它偎在主人的衣襟
下一刻它却被踐踏在腳下
法律，聽說，是一頭猛虎
也是一朵薔薇

在二零零零年



如果這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看吧，看我們如何迅速動員
我們的人力和物力，在一天之內
我們把碼頭重修，把鐵道建竣，把公路築好
如果這是戰爭，比如說爲爭奪一個荒島而爆發的戰爭
我們會擲下九百億而面不改色
擲下最優秀的人才與最尖端的科技
做最好的飛機，最大的船與最殺傷的飛彈
可是這只是，噢，對付飢荒的「戰爭」

在冷氣房裡他們嚴肅地說

在一九八五年，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呢

在二十世紀，一個農夫可以生產九十個人的米糧

在美國，政府貼十九億叫農夫扔棄大麥和小麥

在人類開始思索地球以外的問題

的二十世紀——

怎麼還會有人，三十四億個，死於飢荒

怎麼還會有尼日利亞，乍得，馬里，

伊索比亞，那麼多飢餓的名字？

再過十五年，他們說，再過十五年

如果我們集合足夠的人力和物力

如果我們教育足夠的非洲子民

如果我們建設足夠的基本設施

黑色大陸，在二零零零年，只是一個歷史的名詞

在二零零零年，如果非洲，耐心等待的話……

我就禁不住仰天長嘯
不嘯的狼是我做不到的

給 H C K

之一

又有人說我們是移民了
說我們仍然
念念另一塊土地
說我們仍然
私藏另一條臍帶
這是個風雨如晦的年代
該不該我們都問問自己
究竟，我們愛不愛這塊土地
還是，我們去問問他們
如果土地不承認她的兒女
兒女，如何傾注心中的愛？

之二

說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是
說我們是支那人，我們不願
說我們是馬來西亞人，誰說我們是
說我們是華人，那一國的國民
我們擁有最滄桑的過去
與最荒涼的未來



自强的父親

「我的祖國是中國——父親這樣說的！」

父親，四十開外的中年人

職業：司機

兒女：四個

記得那一次的家庭訪問

我忘不了作父親臉色的陰沉

禮伸？他沒有

屋子？他沒有

汽車是他買的，禮伸是都端的（註）

屋子是他住的，屋契是都端的

來年再申請啊，我摸摸自强的頭

來年再申請？他嘿嘿乾笑兩聲

——所以父親說祖國是

中國！自强理直氣壯地指着

班上的阿里：

——這是他們的國家！

笑瞇瞇地，阿里看着他的同學

似解非解地，阿里摸摸自己的頭

註：都端乃馬來語 *Tuan* 之音譯。

一九八六·二·六

自從當上了議員

自從當上了議員

你禁不住訝異——

以前說話如石投大海

如今唇舌一搖，掌聲就如潮湧起

一句話別人說出來輕如鴻毛

同樣的話你吐出來重比泰山

偶爾你錯口把黑說成白

立即有人證明白是黑的表親

偶爾你強把鹿指為馬

立即有人指出鹿馬都是四條腿的動物

你越來越相信，實際上由不得

你不相信，你的智慧

自從當上議員，大大地增加了

一九八六·二·十

季候鳥



很久沒有見到他們了
幾乎忘了他們姓張還是姓李
他們也忘了我們的臉孔
忘了他們說過的話了

然後，他們又紛紛出現了
在新舖上柏油的路邊他們微微地笑
在剛修補的木橋上他們握着村長的手
在將豎立的街燈下他們指示未來的光明

這些，都是季候鳥

五年躲在人煙稀少的冷氣房里
五年一度出來尋訪人間的溫暖

一九八六・二・十三

觀音之一

——和傳承得的〈觀音〉

——
 栢城極樂寺籌建一高達一百二十尺之觀音像，因高度超過迴教堂，工程進行至半途被停止，後縮減成八十尺。

因為圓頂塔尖是唯一被允許的高度
 因為可蘭經是唯一被允許的高音
 因為啊人，不平等
 所以神，也不平等

所以一百二十尺跌剩八十尺
 所以白衣的飄逸墮成贅肉的臃腫
 大丈夫能屈能伸
 能高能矮的是觀自在？
 寶相是否仍莊嚴？
 衆生是否仍普渡？

一尊富富泰泰的大士觀音
 一尊馬來西亞化的自在觀音
 且守住鶴山這一小塊淨土
 且蔭庇極樂這眼前世界……

註：(1) 觀音也叫觀自在或觀音大士。

(2) 鶴山乃升旗山別名。

PATA, 86

——太平洋區域旅遊協會（PATA）在吉隆坡召開第三十五屆會議，有二千五百多名世界各地旅遊代表及外國新聞記者參與其盛，政府花四百多萬元在各地進行美化修飾工作。

聽說為迎接 PATA 86 政府建築物都粉刷一新，不管是新或舊，不管單層，雙層或十二層從碼頭，PATA 代表參觀的地方開始倉庫，警察局，渣打銀行，修道院女中估價局，郵政局，中央醫院，聖瑪克小學日以繼夜，黃衣的政府工作隊日夜忙個不休白白亮亮的灰漆掩去霉氣抹來喜氣一座刷過刷第二座，沿着大路，翻飛的刷子一路刷過去

座落在不顯眼的角落，我們的學校又老又殘舊一九二〇年建竣，六十出頭的建築物

白灰剝脫，磚牆露出醜陋的白堊

一年又一年，破敗的超齡三層樓

一年又一年，一批學生畢業了

又一批進來，何年啊，學校才換新衣裳？

如今爲迎接 PATA，政府建築物都粉刷一新終於盼到了！一千二百名師生興奮地盼望黃衣工作隊刷完了學校左邊的軍人俱樂部黃衣工作隊刷完了學校右邊的公務員吃風樓，沿着大路，翻飛的刷子一路刷過去

有人忿忿不平，聽說

有人去責問黃衣工作隊

答案，聽說，答案是

我們學校座落在俱樂部吃風樓的後面

黃衣工作隊只粉刷座落大路邊的建築物

黃衣工作隊只粉刷代表們看得見的建築物

那年

我永遠記得小學時

班上唯一的馬來同學

從來，我不曾覺得他與我的不同

他有較長的名字

他會玩陀螺和風箏

畢業時，我記得他在紀念冊

極用心，極用力寫的

歪歪倒倒四個字——友誼永固

中學的他開始穿宋谷和沙籠

他不再說早安他說阿沙拉馬來供

我仍不覺得他與我有何不同

他教我國語我教他數學

足球場上我愛把球傳給他

畢業時，他仍給我題字

仍然是那四個字，這回

他一揮而就

大學，我碰過他好幾次
只有一次，他正面看了我一眼
就只那一次，我忘不了
他臉上奇異的表情
微笑不是，冷漠不是，厭惡也不是
我却知道他不會再像以前
拍我肩膀喊：嗨，方！

那年，一九六九年……



一九八六・七・十九

佐藤先生門前 一株街燈的話

我每天都見到她

甫從中學畢業，十八歲的少女

每天穿與天色一般暗的制服——

暗紅色的上衣，暗灰色的裙

每天，刮風或下雨

車頭燈張牙舞爪的

工廠巴士六點差五分飛馳而至

一口吞掉她然後呼嘯而去

黃昏六點差五分，工廠巴士回來

一口吐出窒人的黑烟吐出暮色中的她

我細細地打量她——

除了早上的倦怠，她什麼

都沒帶回來

朝氣沒帶回來

健康她丟失在電路中

青春她遺留在工廠里

理想？她本來就沒帶去

她微露青筋的手緊緊抓住交給母親

扣掉公積與福利金，這個月的205元

我每天都見到他

肚子微凸，剛剛五十出頭的中年人
每天穿與天光一般亮的衣服——
亮紅色的領帶，亮灰色的西裝
每天，刮風或下雨

高貴而優雅的

馬賽地九點差五分徐徐而至
司機恭敬地開門，他緩緩上車

下午五點差五分，馬賽地回來
司機恭敬地開門，他緩緩下車
我細細地打量他——

除了香蕉票和刺刀，他什麼
都帶來這兒了

九十度的鞠躬

悅耳的阿里加多

精打細算的電算機他都帶來了
櫻花？他本來就沒想帶來

他多肉滑嫩的手閑閑握住帶回家鄉
扣除開支與課稅，今年賺的205萬元。

無題

之三

之一

他們比較喜歡我面對朦朧的星空
恍惚的神情。當我舉起清醒的雕刻刀
在壁上刻下稜稜角角的漢字
暗影中彷彿就有人喁喁私語了

如果我刻的不只是漢字，且是
清清楚楚漢人的心迹。暗影中
的人聲沒了，只留下暗夜忐忑
的心跳，以及黑色的預言……

之二

每到黃昏，我就變成一隻鬃毛戟立的狼
當光亮越黯越淡漸漸淡成遠方一絲水平線
我就禁不住仰天長嗥

不嗥的狼是我做不到的

特別是月亮變成黑色的夜晚

雖然我知道夜，是吠不退的……

在這個時代

有人說

瞎子是最快樂的了

就是醒獅沉沉睡去

他仍舊專心欣賞咚咚的鼓聲

有人說

聾子是最幸福的了

就是長城轟然倒塌

他仍舊怡然堆砌四方的城池

有人說

啞巴是最安全的了

就是火山熊熊燒燃

他仍舊吐不出憤怒的熔岩

在這個時代

一對黑白分明的眼

一雙神經敏感的耳

一張口舌清楚的嘴

是多痛苦的事！

一支春秋的鐵筆
我要寫盡人世的不平
我是堂堂正正一介平民
姓屈名平

栢城光大

巍峨的大廈越拔越高
越拔越高四十七層的瓊樓玉宇
最亮潔的空間，最雅緻的佈置
纖塵不染雪白天花板
踏落無聲碧綠毛氈

胸襟別小黑名片的是金童？是玉女？

白領米帶溫文儒雅的金童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玉女

悄聲戲語，無聊地翻報紙

小聲調笑，優雅地遮眼色

打字機旁閒閒適適地啜咖啡

電話筒邊漫漫散散地絮絮談

玻璃門外佇候着畏瑣的小市民
小市民誠惶地揣想誠恐地思量
當他把人間的風塵與辛酸
帶進玻璃門內溫馨的洞天小仙境
面對他的是櫃台小姐一臉的秋涼
還是冬寒？

看星星

除了麻將，聽說

看星星是吾族最普遍的愛好

男女老少，不論

是穿洋服西裝還是着長袍馬褂

都愛伸長頸項仰頭瞭望

特別在黑魑魑的夜晚

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

土星，木星，火星，金星？

吾族啊從來不知道這些星星

吾族從來不相信天空

有數也數不盡，每一顆

都吐露自己光芒的星星

吾族只相信一顆星星——

單只一顆，就照亮整個天空

這樣的星星，吾族等了五千年……

噴水池

我在廳堂聽領袖演講
激動的唾沫四處飛濺
握緊的拳頭朝空揚起
聽衆的掌聲潮起潮落
我乘着落潮退出廳外
一座水池在廣場噴吐着水柱
繽紛的水沫四處飛濺
迅速撲向高空無力地墜落
紛紛墜落墜落成漣漪朵朵
池底，青蛙在囁嚅
天空，星星在閃爍

投江

那個背脊佝僂的老漁丈
究竟是何方神聖

如此問我斥我當頭棒喝我

臨去那一杖啊擊在肩上彷彿擊在我心上

開頭他說的話是否刺探我——

他說聖人不凝滯於物能與世推移

他說舉世混濁我何不隨波逐流

他說衆人皆醉我該與俗共酩酊

懷瑾而握瑜，他輕輕棒點我，爲何我自令見放

我侃侃地陳詞，我憤慨地辯白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我安能以皓皓之白蒙穢穢之黑

老丈輕輕地領首，他沉重地點頭

三閭大夫啊，他的漁竿四周一指點

看，那絕巘怪柏，那重巖疊障

聽，那懸泉瀑布，那素湍綠潭

這樣一片美麗的國土江山

是誰啊誰的江山誰的國土

他突然一揮手中杖，他沉重地一聲嘆

那一杖擊在肩上，隱隱，痛在我心上

想我屈原，楚之同姓，楚懷王之左徒
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應對諸侯

想我竭忠盡智，憂國憂民

可惡那大夫靳尚，可恨那令尹子蘭

可嘆那聽之不聰楚懷王，可悲那讒諂蔽明頃襄王

忠心耿耿我被貶至迢遙的漢北與江南

井渫不食，爲我心惻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我向靈氛問卜，我向巫咸請示

是否楚國合該崩金山倒玉柱

幽幽的汨羅江悠悠地流

流過湘陰流過秭歸我的家鄉

流過荒蠻蠻的楚國郁蒼蒼的南方

流過寬厚的父老樸實的子民

莽莽的汨羅江茫茫地流

流走春秋流走我的壯志未酬

流走九轉十三迴的九歌

流走問天天不應的天問

漁丈臨去那一問問得令人好生納悶
臨去那一杖尤其令人心驚

楚國當然是聿家的天下

不是聿家又是誰的山河

漁丈微微地笑，他平靜地問——

是誰從河中捕魚蝦是誰的血汗育稻米

是誰用針綫織衣裳是誰的勞力建廟宇

通衢大道是誰築造兇險邊疆是誰守禦

漁丈這些問題好生突兀好生尖銳

我屈原學富五車，我想也不會想過這些問題

我忠心不二楚國大夫，我如何能問這等問題

漁丈這一杖動搖我心中不曾動搖的堡壘

我不敢這樣問我不能這樣問

我却禁不住這樣地問

天地之大爲甚麼只屬於聿姓這一家

我鞠躬盡瘁爲甚麼只效忠懷王、頃襄

我是楚之同姓，我怎可問大逆不道這等問題

我受命不遷，橫而不流，我是歲寒不凋的橘樹

漁丈這一杖啊使我疑竇叢生，神動魄搖

我不敢這樣問我不能這樣問

我却禁不住這樣地問

外欺於張儀內惑於鄭袖，這樣的君王值不值得敬重
親小人遠賢臣，這樣的君王值不值得熱愛

兵挫地削，喪權辱國，這樣的君王值不值得效忠
水深火熱楚地的人民，這樣的君王能不令我憤恨

漁老丈這一杖擊得我憬然醒悟豁然貫通

苦楚的汨羅江流的原來是人民的血與淚

楚地的山川文物原來是人民的山川文物

楚地的日月星辰原來是人民的日月星辰

哺育我屈原成長的原來竟是人民的國土

漁老丈這一杖何其重何其輕

我屈原竟萬念俱灰，只因楚王疑我疏遠我

我屈原竟萌生短念，只因小人讒我陷害我

忠誠只向乖家？我屈原何能如此痴愚

殉身只爲冠冕？我屈原何能輕賤自己

國人縱憐我河中魚蝦能不笑我

屈原啊屈原你熟讀四書與五經

識見却及不得江畔捕魚一父老

說甚麼憂國憂民一片熱血丹心

說甚麼身爲楚國人死爲楚國鬼

你愛的是楚王還是楚地的人民
你惜的是冠冕還是楚國的山河
是不是只有左徒你才能盡忠報國
是不是布衣黔首就不能關愛人民

這是污痕斑斑的朝服

這是歪扭不堪的朝冠

這是斬不得奸邪，朝廷賜的寶劍

如今都離棄，離棄

去去，我的愚忠啊我的愚孝

都投入滾滾東去的汨羅江

從此我不再是念念楚地酷夏的

三閭大夫已隨滔滔的江水流逝

從此我從民間來往民間去

一腔雄壯的肺量我要傾吐人民的心聲

一支春秋的鐵筆我要寫盡人世的不平

我是堂堂正正一介平民姓屈名平……

吉隆坡導遊的話

——報載吉隆坡巴生河污染嚴重，
河水可作殺蟲劑。

在面臨這條歷史長河之前

親愛的本國及外國旅客

請您平定心情調動理智

請容許我作一些簡單的報告：

四家棕油，十座橡膠加工廠

工業製造裝配廠，九百零二間

其他小型工業家庭無數

三十四萬個萬物之靈，三萬四千四百頭豬

如果沒有這條長河，請你們想一想

親愛的本國及外國旅客

有人叫排洩物，有人叫生化物廢料

每天六萬五千公斤，丟去那裏？

親愛的本國及外國旅客，請不要追問

吉隆坡心臟的血脈去了那裏？請不要追問

吉隆坡美麗的綵帶，去了那裏

一彎純潔的水鏡，鑑照過吉隆坡彩色的夢

請不要追問，去了那裏去了那裏

可敬的懷舊的旅客，本國及外國的
你一定要聽十年前天真的水聲嗎？
你一定要看十年前無邪的倒影嗎？
那，一張四毛，兩張七毛
五色的記憶，你買回去你買回去

別忘了，巴生牌殺蟲劑
拿一打吧，一瓶只賣五毛錢……

一九八七·十一·廿四

二重奏

有人在燈火輝煌的廳堂里
杯酒高歌，舞獅弄龍
興高采烈地喊
我們都是一家人

有人在星光熠熠的穹隆下
左手托月，右手彎刀
斬金截鐵地說
我們一家才是人

喊我們都是一家人的
吮完祖先的骨髓
嚼食自己的脊骨
然後匍伏成蟲

說我們一家才是人的
吞完此山的樹木
匍匐彼山的森林
然後矗立成恐龍

被鎖了起來還是要唱
唱你愛或不愛聽的歌

鳥權

——和游川「鳥權」

聽不聽非關你的義務
唱不唱却是鳥的權利
被鎖了起來還是要唱
唱你愛或不愛聽的歌



一九八八・四・十一

歌手與詩人

有許多歌歌手不能唱

唱了成嚟聲不出的禁歌

有許多詩詩人不能寫

寫了成嚟聲不出的禁詩

歌手與詩人是淺池里的青蛙

吞吐着單調的咯咯咯與呱呱呱

一九八八・四・十二

讀秋瑾

怎麼這麼倔

這麼——傻啊……

百年前的民衆，百年後的我們
嘆道：人生，不過一齣戲

她，是演給天，給地看的！

一九八八·五·卅一

某星球的博物院

這是多麼奇異的動物啊

最短的目光瞭望最長的將來

最小的腦袋窩藏最大的野心

最溫柔的性格最暴虐的行爲

嗜食生物它蠶食整個地球

渴望長生不老它自我毀滅

在二零零零年，它的學名是

Homo sapiens

一九八八・六・十五

鼓

——看新山端午詩節——

陳徽崇打鼓——

是不是鼓？

他擂打的那面，

中氣飽滿的大鼓？

還是耳鼓？

一忽兒輕一忽兒重

一記一記抽痛耳神經？

都不是啊

一下又一下，他痛擊

一面悶聲不响，我心中的

黃皮鼓！



一九八八·六·廿一

無髮

被審訊的犯人嚴肅地作出宣佈。
他撥開被告欄，筆直走向法官。法警
袖手，衆人瞠目，法官驚呼。黑毛茸
茸的手一揮，威嚴的銀髮摔在地上。
法官悲憤地俯首。衆人看到法官
慘白的禿頂。

一九八八·六·廿一

一個法科教授的自白

我還清楚記得，迸吐着火星

自己的聲音，在那潔白無瑕的早農

課室裏無數燃燒的眼神

課室外廣闊的白雲藍天

摸着白雲的國會大廈

頂着藍天的高等法院

昨天，我不敢相信

灰燼般無力的，竟是

自己的聲音，我迴避着

學生眼光裏的劍鋒

我的手舉起又跌落

我聽到我疲累的聲音說：三尺

也許，三尺頭上有神明……

一九八八·九·十八

人民

——緬甸人民推翻暴政有感

莫說人民是盲目的
在黑色最濃的夜晚
我們是清醒的星星
注視着大地注視着你

莫說人民是善忘的
在歷史失憶的年代
我們是埋伏的岩層
記憶着苦難記憶着你

莫說人民是無力的
在巨樹遮天的時代
我們是忍不住的風
把你連根拔起！

一九八八·九·七

抽象畫

當世界的某一角落

有人撲食掉在地上的麵包屑

在另一角落，有人用牙籤

剔掉愛犬牙縫的肉絲

這世界，於我，就只是

畫評家嘖嘖讚賞，一幅倒掛着的

抽象畫

一九八八・十・三十

看 R A M B O

我喜歡那種感覺

感覺自己被噴濺的子彈掃成千瘡百孔

感覺叫嘯的槍口

把世界射得血流成河

而血啊是這世界最喜歡的洗禮

所以每次看完史泰龍

我總是又興奮又疲累

興奮，因為把心中的怒火噴了出去

疲累，因為知道明天面對的

仍是這射不死的世界

一九八八・十二・廿二

R
A
M
B
O

THE
LIBRARY
OF THE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AND
ANATOMY
HARVARD UNIVERSITY

如果憂慮是皮膚可以蛻脫
剩下的就是模糊的血肉了

皮膚

一九八九

憂慮是我的皮膚
而我的皮膚是黃色的
如果憂慮是皮膚可以蛻脫
剩下的就是模糊的血肉了

一九八九・一・十五

四脚獸的話

憐憫我的，是無知
鄙視我的，是妬忌
當你體會匍匐的舒服和自然
你當同意，人類呀
是不需挺直背脊的……

一九八九・二・十三



危地馬拉農夫的臉

——危地馬拉，中美洲小國；政局長期動盪不安。左翼游擊隊與政府軍鬥爭已逾六十年。

臉上切割着阡陌

沒有陽光，沒有雨水

大麥被穿制服的坦克壓扁

小麥被不穿制服的軍靴踏碎

和平？種子呻吟在火裏

他的眼睛是兩口井

淤結着深紅的血……

三角洲印象

——
板城鍾靈中學校門前丁形路口
有一三角洲，餐室建其上，車
馬喧鬧，烏烟瘴氣中，顧客飲
食自如。

這是一塊凶險的三角洲
傾斜的巴士奔撞而來
盲瞳的汽車疾冲而去
摩多騎士呸痰，吐烟
浮躁地轉一百八十度的彎
呼嘯着攝魂的笛聲，警車徐徐而至
粿條小販的火舌倏地跳高三尺
詭譎的藍焰照亮他專注的汗珠
吮着冒泡的 Shandy，鴉裝青年
用香烟燭照彼此模糊的臉孔
座中不安的，唯中年的我了
肘彎處，哪，白髮的老人
一杯咖啡，一張舊報紙
神定氣閑地研讀
太極十八式

一九八九・三・四

土地



一九八九

早上八點十五分：稻農和我
一莖稻草歪立在我桌前

土色的瞳孔散放奇異的光芒
枯槁般的臂膀絕望地舉起
青筋跳動在他臉上的阡陌
「從前啊那是黑色的森林
我用血汗澆成綠色的稻田：」
陽光燒焦的臉孔湊近我的臉孔
他的聲音嗚咽如河流：

三十年了我還不算土地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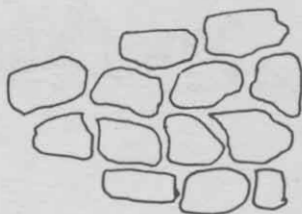
下午四點十五分：拿督和我
一尊銅像矗立在我桌前

銀灰的雪茄悠悠地編織烟圈
指揮棒般的手優雅地舞動
微笑自信地浮在他的唇角
「煩人啊我總共跑了三趟
細節呃你的都端關照過了……」
保養嫩白的臉孔逼近我的臉孔
他的聲音威嚴如上司：

我這就開始我的土地發展計劃了！

一九八九・四・十三

一切與稀土無關



這當然不確不實，譽享全球設備一流在大阪我們的工廠工友瀉肚嘔吐脫髮，生癌？

這當然不確不實

鞠九十度躬，酷愛櫻花

提起世界二次大戰猶泫然欲泣

我們的老板不關心工人的福利？

我謹以愉快感恩的心情宣佈

老板決定把工廠移到東南亞去了！

註：·稀土（rare earth），提煉過

程的輻射性產品，·釷（thorium

）及鈾（uranium）對人體有

害。

繼續造愛

(淨版)

——強華結婚前夕作



在你造愛的權利合法化的今天
在你生命的盛宴開展的今夜
是的，我們迫切需要厘清某些課題的觀念
在你重新出發，繼續造愛之前
讓我們以穩健的聲調繼續討論

關於造愛，這嚴肅的課題

關於衣冠，交通，平等，還有那
日益壯大的頹廢（註）

是的，關於衣冠的問題

衣裝包裝人格的今日

唯有造愛無需分辨左右衽

無需選擇西裝，唐衫還是沙籠

當肌膚呼吸，肉體裸裎

我們確認那是最無私的時刻

是的，關於交通

在語言瀕臨癱瘓的今日

當愛情只在床第開花

當共枕眠只是同船渡

當婚姻等於避孕袋

交媾是我們唯一交通的語言

是的，關於平等的問題

棕皮膚在上，黃皮膚在下

誰，在欺壓誰

兩情相悅是造愛唯一的姿態

至極端的也得在寒夜尋求一溫熱的肉體

唯有造愛才能塑成完整的自己

是的，關於日益壯大的頹廢

在個性慣常早洩的今天

在自我已經陽萎的世界

獸性的激動提昇為精緻的悸動

模糊的，形而上的，哲學的揶揄

在勃起中重塑夭折的雄性

造愛吧朋友，繼續造愛

乘造愛的意義還未模糊成隔夜的精液
且回到床上，在高潮之前

自慰：造愛是示愛唯一的方式
靈魂需要肉體的高溫融成一體
床褥的呻吟勝似戰場的呻吟

是的，當我嘲笑，當我聚眾

嘲笑今夜你造愛權利的合法化

（合不合理化不在我嘲笑的範圍）

我心中巍巍的堡壘開始沉淪

沉淪於嗤嗤的流沙中……

註：強華有詩題為「日益壯大的頹廢」。

一九八九·五·十二

觀音之三

——極樂寺觀音像被縮減高度後，復被欄以圍牆，牆上設燈光。此詩成後月餘，觀音像即傾頽，外殼盡剝。



柔美的觀音欄在圍牆里
盞盞的燈光燭照她的臉
垂眉低首，族人熟悉的臉啊
——一盞燈，是一珠淚

一九八九·五·十三

粽子

母親裹粽的手
爬滿黃河的皺紋
女兒買粽的手
鍍着太陽的顏色
熬五千年才熟的粽子，如今
流落南洋的街頭
六十仙一個，囫圇吞進
消化不良的
肚皮里

一九八九·六·一

民主

一九八九

秋瑾用頭顱

孫中山用肺腑

魏京生用良心

如今，學生用坦克輾碎的身體
鮮血淋漓的兩個字
五千年了，仍然寫不成形！

一九八九·六·一

尋人啓事

男，五千歲

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失蹤

特徵：

眼開兩窪血洞

半截舌根不斷呢喃兩個音

胸膛吊着半顆還跳動的心

腿齊膝斷，不過豎立着

若知其下落，請勿通知

鄧小平

一九八九·六·十六

寫詩

一九八九

暴君用槍桿子寫詩
子彈是字粒
寫在你我他的身上
一行行的史詩
每一個字是一滴叫號的血

一九八九·六·十

地球的禿頭症

才不過二十歲，地球

就患上越來越嚴重的禿頭症

聽說從西半球開始

那最發達的地方

一種滋生在髮叢，兇悍的虱

它開始用嘴，然後用手，用腳

然後機械化的虱

一大片一大片嚼食豐沃的青絲

虱們旋即進入半瘋狂的狀態

沿西半球橫掃東半球

左額、右額、轉眼就吃光了腦門

地球開始頭疼發燒

光禿了的腦袋被毒腸暴晒

風不逗留雨不留連

只賸頭屑及醜陋的癍疤

腦袋的機制會不會失去協調

失去協調的機制會不會令地球早衰

早衰是不是預示早夭

虱們從不擔心這問題

聰明的虱早已進行偉大的計劃

移居月球！或更遠的星球！

那兒，有取之不完，食之不盡的頭髮啊

一九八九・九・十八

史大林的 地下音樂廳

——報載蘇聯各地如烏拉爾，庫羅巴提，科爾巴索瓦，畢科夫尼亞，挖出史大林恐怖統治期間留下之無數無標誌之萬人塚：有感而作。

史大林先生是個音樂迷
他在畢科夫尼亞埋藏
一個地下音樂廳

生前，他在寶座上支頤側耳傾聽
身後，他在地底翻身不安地諦聽

史大林先生厭惡鐘鼓的齊鳴
不喜歡他沙嘎喉音的

不論是你父親，我妻子，還是他孩子
在烏拉爾，在庫羅巴提，在科爾巴索瓦
都成為史大林樂隊的成員

一支萬人組成的交響樂隊

躺在沒有光和影的地下音樂廳

排骨是弦，頭蓋是樂箱，眼洞是樂孔
風過就奏起無名無姓的音樂
在快樂蛆蟲細碎的和聲里

那是史大林音樂廳的樂音嗎
還是希特勒、毛澤東諸先生

地下音樂廳的大合奏？

也許只是風沙的呢喃吧
遲早沉寂在曠漠空間里
時間的嘆息……

一個醫生對 從政者的忠告

是的，那條大動脈不可正中
偏左，偏右，偏上或偏下

就千萬不可不偏不倚

繞過發自深處的

呼聲，那叫你心痛的地方

彎過肺腑，避過肝胆

抄小道，從旁門鑽出

這是投身政治前該做的心臟繞道手術

你的血液，從此

順順暢暢地流了

一九八九·十一·三

後記

我寫詩十年，收輯成書的只薄薄一本《夜鶯》；雖然一直保持每年至少二十首的產量，却因經費及銷路問題而不敢再輕言出書。

如今出版《鳥叔》二因 游川、承得及
吳漢諸兄的鼓勵及承諾，二因年前小墨兄
曾謂我若出書，家父寫序誠為美事。他
无心之言成我耿耿心愿。

寫詩不是經國大業，於我，却非只是
安身立命所托。而我能安心持續寫詩，
家人之精神及物質支持不无關係，在
此我謹致衷誠的谢意。